

2008/5

貴州省



貴縣文史資料

第八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贵县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四月

责任编辑：罗甫琼 梅竹公 甘相茂

编 辑：区鸿泽 梁元燕

莫洪杰 陈大荣

贵县文史资料

第 八 辑

☆

政协广西贵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广西书刊批准证明211号
广西贵县印刷厂印

1987年6月出版

定价八角

贵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目录

清代史料

石达开大渡河蒙难考……………罗甫琮 (1)

石达开回师广西三年间失利

原因何在……………甘相茂 (6)

谈石镇吉就义地点……………岑聘华 (11)

关于陆鼎嘉的口碑……………陆光亚 (14)

革命英烈

从普通农妇到优秀共产党员

——吴秀芳烈士传略……………颜文芳 (15)

黄爵男烈士遇害记……………覃德芳 (19)

忆黄爵男老师……………黄福南 (21)

- 刘三姐祖籍考……………何浩深 (23)
- 梁世昌任广西财政厅长的经过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林毓珣遗稿 (25)
……………莫洪杰整理
- 民主老人罗尔荃……………梁元熹 (31)
- 将军画家陈纵材……………区鸿泽 (40)
……………林煥昭

侨务·宗教·文物

- 海外赤子心声……………沈锡璋 (43)
- 贵县天主教、基督教发展情况 ……徐如璋 (46)
- 施天恩与杨清华……………李 华 (51)
- 罗泊湾一号汉墓……………钟辉雄整理 (59)
- 龙岩诗文注……………梅竹公 (63)
- 南山文额注析 (续完) ……烛 光 (73)

文
化
经
济

- 编修《民国贵县志》概况 区鸿泽辑录 (85)
- 贵县师公戏(续) 莫社光
梁丽容 (88)
- 旧社会贵县女学的一些情况
..... 林运谊口述
谭立道笔记 (109)
- 贵县西江大桥简介 关敏中 (111)

怀
城
旧
事

- 民国元年“三月初八”贵县商团
兵变始末 林焕昭
林清 (114)
- 烈士赖志廉遗著：“番薯” (117)
- 枪口下救同志
..... 杨勤谋口述 钟辉雄整理 (123)
- 会考坑人一例 马丕鼎 (125)
- 钟村乡截擒土匪记 甘相茂
岑聘华 (127)

贵县 粤东会馆敬恭堂 史话 区础超 (131)

广东义山广福堂

桥圩话旧 梁现型 (137)

日本飞机轰炸贵县城乡的罪行 吴显章 (141)

订正与补充

封侯岩石刻诗文之我见…………… 书罕明(145)

更正…………… (147)

附刊：本刊通讯员名单…………… (148)

石达开大渡河蒙难考

罗甫琼

一、紫打地与安顺场

1863年春（清同治二年），石达开率部经滇入蜀，北进宁远（今四川昌都），经冕宁、越西、铁渣子，于五月十四日晨进抵大渡河南岸之紫打地。

紫打地、安顺场并非一地，一些史料常常把紫打地视为安顺场，很不详确。紫打地与安顺场虽都同在大渡河之南岸，但两地相隔足有两里之远。紫打地在安顺场之西，地形犹如一把铁锹之锹盘，呈长方形，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，它的“锹口”直含大渡河，枕山靠水，面积约一里。

紫打地地形险要，人置身其地，看后面高山绝岭，望前头波涛滚滚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大渡河横亘于前，这条河古谓泅江，素号天险。

紫打地段的大渡河深约九米，宽约180米，它的东南面是1600米高的营盘山和更高的马鞍山。北面是高耸入云的奇斧山。紫打地这块铁锹的左腰是昔年土司王应元兵拒石达开、踞险以守的小松林河（小松林河于清光绪廿八年后改道）。

紫打地地形险要，处于孙子兵法上说的“山川险隘进退艰难，疾进即存，不疾进则亡”的绝地，石达开当年如能从此越过大渡河，便可北上径取成都和川西平原，实现图川的

目的。但他却于此滞兵三日，失却了战机，招致全军覆没，诚为可叹。

二、小松林河

翼王石达开率部抵紫打地时，土司王应元断桥据守小松林河。

王应元为第六代番族土司，辖千户，翼王曾送与他重金，他许以借道过境，后背信弃义，兵拒翼王。据当地居民说，昔年的小松林河宽约七米，平时水深约三米，水流量与深度和今之小松林河不相上下。笔者于1985年曾到紫打地考察，见昔今之小松林河道相距有一里。现在的小松林河虽水流湍急，但河面不宽，河水不深，地势水势宛似当年的小松林河，自南向北流入大渡河。陪同我们到紫打地考察的四川石棉县（紫打地属今石棉县）文化馆馆长张弗尘同志告诉我，当年石达开几次强渡大渡河未成后，转而强渡小松林河，只因河水暴涨，王应元踞险以守，未能得渡。我想，区区小松林河，石达开以万人之众，投鞭可渡，若非河水暴涨，王应元有多少兵力能拒石达开？一个千户，即使一户抽一兵，其兵力充其量亦不过千人而已。据当地口碑材料，石达开两次强渡小松林河失败后，曾派善水性的敢死队从小松林之上游偷渡，但未上岸便被手持长枪的土司兵所杀伤。由此可知，当年的小松林河确是由于“阴云四合，滂沱大雨”，河水暴涨，难以强渡。

三、“生太子，休兵三日”之说不可信

有些太平天国史料说，翼王石达开率部抵大渡河畔时，适逢王妃生了太子，休兵三日庆贺。笔者于1985年5月到

渡河畔考察时，当地父老也以石达开休兵三日，庆贺生太子之说相告。

“生太子，休兵三日”之说，不论从理论上、事实上探讨均不足信。

石达开深通韬略，善晓兵机；

石达开自幼喜读兵书，颇知兵法。自金田举义以来，身经百战，富有实战经验。他师出广西后，进军滇蜀，识虚实，出奇兵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兵临大渡河。面对这道今古天险，石达开自应早有所算。兵抵紫打地时，正是初夏时份，这么一个凶山恶水的地方，两旁高山耸立，隘口险仄，进退艰难。如夏雨骤至，山洪暴发，大渡河水必然暴涨，非惟全军难渡，且有“水淹七军”之危。精明的石达开，对此必有所料。然滞兵三日，非为生太子，休兵庆贺，而是筹措军粮，制作渡具。石达开自滇入蜀以来，多走深山小道，所经之地，人迹罕至，像诸葛亮出师表中所说的“深入不毛。”如此地区，筹措军需定然困难，所以他在全军渡河之前，必须解决粮食和渡具问题。这就是石达开在大渡河前滞兵三日的主观原因。

至于有些史料说，石达开在兵抵紫打地时，北岸还没有清军，他便命令各军造筏速渡，渡过的已经有一万人。因天晚，他恐怕没有渡完而敌人到来，所以复传令撤退南岸。据我们在当地收集到的材料表明，此说不甚可靠。石达开率疲惫之师，至大渡河时兵力大概不足一万，哪能已渡万人，尚有大部未渡者？退一步讲，如果兵已半渡，又何须撤回重渡？如此岂不浪费时间。兵贵神速，石达开难道不懂这个道理。

夏日暴雨，河水陡涨，大渡河、小松林河巨浪湍流难

渡。

石达开兵抵大渡河时，正是雨季。当时北岸确无清军防守。《越西厅志》载：“四月，粤逆后队伪翼王石达开，复自滇入蜀，率十余万众，自冕宁奔越西属之紫打地。时千户王应元飞章上禀，并禀越西同知周歧源。场外旧有铜河，由打箭炉并冕宁合水，下合大渡河。贼甫至，未之渡也。王应元率土兵团练，暗将松林河桥拆毁，令乡村各寨坚壁清野。俄而阴云四合，日夜滂沱大雨，河水陡涨……。”这段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：石达开率部到大渡河时，没有马上渡河，失却了战机。后来日夜大雨滂沱，河水暴涨，不能渡河。至于“率十万之众自冕宁奔越西属之紫打地”。纯系夸大兵力之词，为的是炫耀功绩，向他们的主子邀功而已。清同治二年五月，骆秉章在杀石达开的告示中也称，“河伯效灵，贼之前至大渡河边，水势陡涨数丈……”

上述资料，充分说明石达开滞兵三日大渡河南岸，初为筹措军粮渡具，及河水暴涨、兵不得渡，遂至失却战机，招致全军败亡。

四、败亡真相

石达开在大渡河南岸，从五月十七日起到六月九日止，发动了多次的渡河战斗，终于因敌人枪炮猛烈，加上水流湍急，不少船筏触礁浪卷而沉没，部队伤亡惨重，无力再行强渡。敌人趁石达开粮尽弹绝，四面攻击。石达开部虽兵疲器钝，但仍拚命奋战，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，只好率队向东突围，夜走老鸦漩。一些史料说，石达开困陷老鸦漩时，“竟杀二百多无辜少数民族响导以祭旗，加深了民族矛盾。”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可靠。一些史学家引用这条出自四川

《汉源县志》《武备志》的史料，是根据人云我亦云的口碑材料写的，不足为信。石达开一向军纪严明；爱民如子，即使部属有越轨滥杀行为，也不致于有滥杀二百余人之数。试问二百响导从何而来？如果是从入蜀路上掳来的话，这帮人作响导引石达开部绕越西，过冕宁，走捷径，带路有功，何致于杀？如果说是从紫打地附近掳来的话，更是言之无据，石达开部抵紫打地时，土司王应元早把司属番民迁之高山深洞，团体固守，哪能掳来二百余众？

六月十一日拂晓，石达开率部死战，向东南方向的凉桥突围。此时清军派员到来要他去清营谈判，他轻信了敌人的所谓誓言，幻想“舍命以全三军”，竟于六月十三日自投洗马姑敌营。石达开上当受骗了，到了清营他马上成了阶下囚，他的部属也在大树堡惨遭清军屠杀。

石达开携五岁儿子石定忠和宰辅曾仕和、黄再忠、韦普成等入洗马姑清营时，路过凉桥，其部属几百人持刀护送到凉桥之东桥头（桥西为清军把守），待石达开过了凉桥时，部属几百人放声大哭，手执钢刀狂砍崖石。至今凉桥东边的一座山崖尚有斑斑刀痕。

薛福成《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》中说，“见官军竖‘投诚免死’大旗，乃携一子、伪宰辅三人与其党呼曰，‘石达开降’，岑承恩等羁之营中……”。石达开去清营过凉桥之前，尚有部属几百人持刀护送，是为了“舍命以全三军”而赴清营谈判的，哪有沿途呼“石达开降”的道理。薛福成无中生有，编造事相，目的是向其主子邀功。石达开在成都赴义时，英勇不屈，大义凛然，连骆秉章、刘蓉的书牍也不讳言。足见其非贪生怕死的请降者。

一九八七年四月

石达开回师广西失利的原因何在

甘相茂

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有名的将领，雄才大略，富有治军理政的才干。“自粤西至江宁，皆与其军事”①。有人为石达开写传，说他“善战多奇计。太平军自永安趋湖南，攻长沙，破岳州、汉阳、武昌，经安省而下金陵，与清军大小数百战，独达开所部未尝挫，清军称之曰‘石敢当’。所至争避之”。这是对石达开胜利大进军战绩的概括。

天京内江之后，石达开从一八五九年秋统率大军回师广西，浩浩荡荡，众号二十万。但驻留广西的三年间，屡战受挫。石达开虽拥重兵，但回广西后不悉敌人虚实，迟疑不进。湖南清军兼程南下。九月，两军大战于兴安之塘埠、百子铺；再战于桂林外围大圩、卫家渡、柘木圩等地。十余日间，石达开军多受挫败。陶金汤率军万人从桂林南下，与活跃于修仁、永安之间的天地会首领张高友联合，于九月十六日一举攻克永安州城。不久，张高友觊觎陶金汤资财，“起意吞并”，杀害陶金汤，“尽掠所有”，并逼其众归统属。陶金汤是石达开手下的著名战将，回师广西不到半年，他的队伍败亡殆尽，无疑是石达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。

广大来自江浙、两淮的战士，面对停滞的斗争形势，逐渐萌发了不满和思归情绪。一八六〇年一月，左队前精忠先锋陈荣，右队后永忠先锋谭星，中队前精忠周星等，首先率队东走。三月，后旗宰辅余忠扶部也哗变离去。接着，六部

尚书、参护、丞宣、仆射等官统下的战士，也多结队远走，其中三支至湖南后即被敌人击散，另两支离散在象州、宾州，一支向贵州黎平府转进。元宰张遂谋虽然采取高压手段，甚至杀害了准备统率官兵东归天京的武卫军宰铺蔡次贤，也无法抑制这种不满情绪与离队风潮。石镇吉自统大军，由宾州远程奔袭桂西北的百色厅。攻城一月，两度轰塌城垣，但终为敌人所败。石达德在思恩战败被俘，石镇常在百色城下战死。石镇吉则自百色厅撤围东进，拟走庆远与石达开会合。行至安定土司境时，被潘凤岗率土兵伏击于西关，与宰制陈玉麟及黄贵生等兵败被俘，解送思恩府杀害。石镇吉所部太平军，素称能战。回广西后，到处冲击，敌人曾为之惊呼：“流毒千里，破大小村寨凡千数百计，官兵应援不及，益肆猖狂。”至此，余军败散，石达开的实力损失过半。

一八六〇年六月，石达开因庆远的地主官绅“厚集团练，坚壁清野，随在截杀”，是以“缺乏粮食”，处境“日益穷蹙”。而所部长期“回翔游移于宜山、思恩、河池、东兰各属，屡为黔、粤土练所败”，“入黔不能，入楚不敢”。结果，只好弃庆远，走忻城，由朱衣点、赖裕新等分攻宾州、上林及武缘。七月，以万余之众取道横州占原粤属之寨圩、土狗圩。大成国首领陈开率军由贵县入兴业之长荣圩相呼应。但不久即被敌人各个击败。就在石达开经略郁林，围攻南宁之际，军中的不满情绪又一次恶性发作起来。驻留庆远地区的朱衣点、童容海、彭大顺、张志公等部共五万余人，于七月底脱离石达开，分路经桂东北出湖南、江西，回归天京。

石达开面临队伍离散，军事失利，处境更加艰苦和孤

立。据估计，他当时直接掌握的队伍，“十不存二”。其军势直若强弩之末，连一个小小的地主村寨也难以攻下！如：

“达开攻韦村，筑木城六座以困之，不能下。举人周建勋等毁其吕公车，募敢死士夜袭之。达开大败，輜重尽失。六月，李锦贵病死，谢必魁、李青靛叛变投敌”。在屡遭挫折，众叛亲离的沉重打击下，石达开被迫出上林、宾州，向贵县转移。八月，大成国的秀京被敌人攻陷，陈开败死，石达开的贵县基地顿失屏障，被迫西走横州。九月，领余众四万余人北上，行至融县浮石圩，被敌人伏击，达开受伤坠马，险被敌人俘获。被迫于十月十八日转移到西南去游击。

石达开回师广西三年间，政治上无甚作为，军事上屡战失利。我认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是：一是石达开回师广西后，打一路失一路，没有认真建立革命根据地，整休部队，建立地方政权机构，通盘规划全局。特别是缺乏明确的战略进攻目标，也缺乏攻坚取胜的胆略和信念。石达开身为全军主帅，稍遇挫折，即“想要隐居山林之间”，且战士“勇多疲病，人心惶然”。由于太平军斗志低落，军威不扬。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差，因此军势日趋愈下。二是石达开回师广西之后，漫无边际的游击，引起了广大官兵的疑虑，大家感到前途渺茫。脱离石达开的事件纷至沓来。一八六〇年六月，石达开放弃庆远南下时，右一旗大军略扩天燕彭大顺、精忠大柱国朱衣点统众数万脱离石达开东去，后大部分转入江西，归入李秀成部。此外，也出现了一批动摇分子，叛变了革命^②。赖裕新攻南宁时，其部下右二旗右三旗发生内乱，“杀赖逆之母、弟、妻、子，上窜宾州”^③。石镇吉由于内部的动摇分子叛变投敌，兵败百色，或死或俘，损失近十万之众。这些事件的发生，使石达开的实力受到了沉重的打

击。三是石达开回师广西，面对的敌人除清军外，还有遍布各州县的地主团练武装。清军流动作战，团练坐地防守，攻守结合，常使太平军陷于被动。而许多战斗，太平军不败于清军，却败于地主团练；太平军的许多将士，不死于清军的攻扑，而死于地主团练的伏击擒杀。团练的凶悍可恶，远较清军为甚^④。地主团练武装的广泛存在，到处作恶，成了石达开军失败的一大祸害。四是石达开回师广西后，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，孤立打击少数顽固之敌。石达开回师广西时，虽然当时的反清武装斗争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，但仍然是遍地烽火，且广西的大成国农民军还有较大的势力，石达开同他们是有联系、有支持、有配合的，但始终未能联合起来，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，甚至在广西还与一些起义军发生冲突，互相攻杀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。五是长期游击，打无后方的战争，粮食军需皆需就地征集，困难很大，曾国藩说石达开“无老巢以为粮台，粮米须掳，子药须搬，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”^⑤。事实确如此，石军所经之处，大部地方贫瘠，或灾或疫，连年动荡，民生艰苦，筹餉既难，军需更艰，因而士气渐渐沮丧，实难长久立足，成了一支流动不定的孤军。六是石达开回师广西期间，对待人民群众及其部众出现严刑峻法，恃之以威，不分良莠，误伤无辜。结果把浩浩荡荡的一群赶到敌人营垒中去，孤立了自己。由于群众的日益疏远，部属的离心离德，也注定了石达开回师广西的失败。

注释：

①《贼情汇纂》卷一。

②《骆文忠公奏稿》

③曾国藩奏，见《咸丰续录》卷82第57页。

- ④《刘武慎公遗书》卷二，《蕲荆石逆余匪折》，《收复庆远及柳州防剿情形折》。华本松：《百色厅志》卷八，光绪十七年本。《平桂纪略》卷三。
- ⑤《曾国藩全集》，《书札》卷五《复胡宫保》。